



大 会

Distr.
GENERAL

A/C.3/51/9
30 Octo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一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110

人权问题

1996年10月25日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信附上关于亚美尼亚侵略阿塞拜疆期间所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资料,包括失踪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名单(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上面提到的资料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10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叶尔达尔·库利耶夫(签名)

附 件

关于亚美尼亚侵略阿塞拜疆期间
所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资料

(原件：俄文)

奉行着它暴力掠夺领土政策以及建立“大亚美尼亚”计划，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的侵略重大和公然地侵犯人权，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行。

在对阿塞拜疆发动武装行动之前，在外界支援的情况下，阿塞拜疆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的分离主义集团已经开始了违反宪法的行动。在这些行动的背后，亚美尼亚当局作出了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决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亚美尼亚议会于1989年12月1日通过的“统一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决议。此外，亚美尼亚1990年8月23日的主权宣言中把另一个国家的部分领土，也就是属于阿塞拜疆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认作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执行亚美尼亚议会的这些决定的，是它的武装部队，并且广泛利用了成批的雇佣军，突然增加的亚美尼亚特种部队的恐怖主义行动以及反对阿塞拜疆主权的恐怖主义组织，其目的是夺取长久以来属于阿塞拜疆的土地。全面冲突是在1991年年底和1992年年初开始的，亚美尼亚的武装部队使用最新型武器，在阿塞拜疆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发动战争。从1992年5月开始，它的武装部队侵入了前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区边界以外的地方，并且侵入阿塞拜疆的其他部分。

由于八年多的战争，阿塞拜疆全部领土约有20%，包括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以及面积四倍于该地区的其他部分，已经被亚美尼亚的武装部队占领。

下面是被掠夺的阿塞拜疆城市与地区的清单：

1992年2月28日-霍贾利

1992年5月8日-舒沙

1992年5月18日-拉钦

1993年4月3日-克尔巴贾尔

1993年6月28日-阿格德里

1993年7月23日-阿格达姆

1993年8月23日-菲祖利

1993年8月26日-杰布莱尔

1993年9月30日-库巴特雷

1993年10月28日-赞格兰和戈拉迪兹

应当特别指出,在谴责对克尔巴贾尔地区的占领的安全理事会1993年4月30日第822(1993)号决议获得通过之后,亚美尼亚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阿塞拜疆的阿格德里和阿格达姆地区;在谴责侵占阿格德姆地区的安全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853(1993)号决议获得通过后,菲祖利被侵占;在安全理事会1993年10月14日第874(1993)号决议获得通过后,杰布莱尔和库巴特雷地区被侵占。在其1993年11月11日第884(1993)号决议中,安理会谴责了侵占赞格兰地区和戈拉迪兹城、攻击平民及炮轰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土的行动。在上面提到的所有决议中,安理会强调尊重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边境的不可侵犯性,以及不容许以武力夺取领土。它还要求立刻停止武装战斗和敌对行动,单方面将占领部队全部撤出阿塞拜疆被占领地区。尽管安全理事会作出了这些毫无保留的要求,可是亚美尼亚共和国今天仍然占据着阿塞拜疆的领土并增加它在这些地区的军事驻扎。

由于这个侵略和在亚美尼亚本国领土内以及在阿塞拜疆被占领领土部分内进行的种族清洗,目前阿塞拜疆境内有100万以上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一共有900个定居点遭受到劫掠和破坏。900万平方米以上的平民住宅、国营企业和社会设施被破坏和烧掉。被破坏的房屋和被洗劫的财产的全部价值在百亿元以上。阿塞拜疆面对着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困境。

由于疾病和流行病,难民中每年有数以百计的老年人、妇女和儿童死亡。

亚美尼亚的武装部队,在雇佣军和亚美尼亚恐怖主义集团的支持下,已经屠杀了18 000以上的人口,另外还伤残了50 000以上的人。数千人失踪和受到非法处决,平民遭到乱弹射杀。在亚美尼亚境内和在阿塞拜疆被占领地区内,被劫持的人质正在服强迫劳役,他们被迫承受非人待遇、殴打、酷刑和其他严重侵犯他们人权的行

为。

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委员会关于战俘、人质和失踪人口的资料,由于亚美尼亚的侵略,截止1996年3月1日为止,属于这些类别的阿塞拜疆公民人数为4 674人。其中包括314名妇女、60名儿童和252名老年人(在此附上失踪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名单)。国家委员会知道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土内和阿塞拜疆被占领领土内900人以上的下落,其中包括39名妇女、12名儿童和39名老年人。其中大多数被亚美尼亚一方拘留,但是没有通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因此不在该委员会的名单上。

由于对红十字委员会隐瞒了许多被亚美尼亚拘留的人质和战俘的下落,其中许多人被认为是失踪人口,而他们正在被迫服沉重的劳役,遭受殴打和酷刑,并且在生病和受伤后被拒绝医疗。国家委员会获悉,有145名阿塞拜疆人在亚美尼亚的拘留下死亡。有4个人,由于承受了无法形容的非人待遇和痛苦,在被释放之后不久就死亡。

对亚美尼亚领土内阿塞拜疆族居民进行的种族清洗

沙皇时代的俄国征服高加索后,亚美尼亚人开始广泛移居外高加索。亚美尼亚人,在沙皇时代俄国统治者的监护下,随后又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监护下侵占该区域各地的当地阿塞拜疆人。

单在1828-1829年,130 000亚美尼亚人从中东国家移居目前的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土内,这是历史事实,随后另外600 000亚美尼亚人在该地区定居。

到1918年,现在的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数为575 000,占该区域居民三分之一以上。但是,由于亚美尼亚政府故意驱赶阿塞拜疆人民的政策,以前的阿塞拜疆团体有50多万个成员,现在没有一名留在亚美尼亚。

1917年12月至1918年6月底期间,亚美尼亚军队掠夺和烧毁埃里温省2百多个阿塞拜疆村落。幸存的居民逃到山里,但是他们在那里冻死和饿死。在该期间,亚美尼亚部队占领了整个 Surmalin 区和埃里温、埃奇米阿津和Sharur 区部分的地区,他们使用武器驱赶阿塞拜疆人。

1918年至1920年期间,亚美尼亚各地的阿塞拜疆人遭受不可想象的残暴待遇。在Igdirdir和埃奇米阿津区,60个阿塞拜疆村落被毁灭,所有男性居民被杀;在Geichin省,22个村落被毁灭和60 000居民被杀害;在Yeni Bayazid,84个村落和15 000个住所被毁灭。1918年夏季和秋季,Zangezur区115个阿塞拜疆村落和小村庄被毁灭;7 729名阿塞拜疆人被野蛮杀死--3 257名男子,2 276名妇女和2 196名儿童。

强迫驱逐和大规模屠杀和平的阿塞拜疆人民的事件持续至1920年。埃里温省、Zangezur和埃奇米阿津区剩下的阿塞拜疆人民要么被赶走要么被杀害,他们的村落夷为平地。

研究结果显示,在此期间大约2百万阿塞拜疆人和其他民族的成员被杀害、伤害或被赶走。

克里姆林宫一名领导,A.Mikoyan,在执行亚美尼亚民主主义者对亚美尼亚进行种族清洗的计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利用他对斯大林的影响,使得斯大林签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理事会1947年12月23日“关于集体农夫和其他阿塞拜疆居民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移居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Kur-Arax凹地”的第4083号法令,和1948年3月10日关于“集体农夫和其他阿塞拜疆居民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移居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Kur-Arax凹地的行动”的第754号法令。根据这些法令,在1948--1951年期间,100 000名阿塞拜疆人民被强迫离开他们的历史性家园--亚美尼亚的山区--移居到干旱

的Mugan 和 Mil 高原的大草原。许多人因无法经受这种折磨而死亡。

阿塞拜疆人被强迫离开亚美尼亚，他们同时所受到违反他们的宪法权利的公然歧视，他们的民族和文化利益也被蔑视。一直到1988年留在亚美尼亚的千万阿塞拜疆人生存的办法是结合紧密团体，荫藏一切民主文化自治特征。甚至仅是提及这些特征的作法也遭到迅速，野蛮和残暴的镇压。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基本上被禁止在国家整体里就业。

1988年冬季，开始了新的种族清洗行动，这是故意消灭阿塞拜疆人在亚美尼亚生存的一切迹象的政策之终点。经亚美尼亚当局的指示和在他们的同意下，剩下的40 897阿塞拜疆家庭(185 519人)被强迫离开他们在现亚美尼亚境内的历史性家园，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他们的家和财产。

大规模驱逐的同时也发生杀害和伤害事件。仅在3天内，1988年11月27日至28日，在Gugark、Spitak、Stepanavan等亚美尼亚城进行的大屠杀杀害了33名阿塞拜疆人。

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检察官办事处的数字，1988-1989年期间亚美尼亚领土内进行种族清洗期间216名阿塞拜疆人死亡；逃到山里避难的49人冻死；41名被野蛮打死；35名受酷刑后被杀死；115名被活烧死；16名被枪毙；10名无法忍受侮辱心脏病发作而死亡；2名被他们的亚美尼亚医生在医院里杀死；3名被淹死；1名被吊死；1名不愿意遭到痛苦的死亡而自杀；1名触电死亡；2名被砍头；29名被故意辗死；3名在医院死因为没有到医疗照顾；另外8名被绑架后失踪。

遇难的人大部分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其中包括5名婴儿和18名不同年龄的儿童。7岁的Zokhra Nabieva 被火烧死。3岁的Rakhman Mamedov 没有得到医生照顾随后死亡。7名儿童冻死、2名遭受强暴拷打而死亡、2名被枪毙。3岁的 Elman Aliev心脏病发作。6名无法忍受残酷酷刑而死亡；3名被辗死。

57名阿塞拜疆妇女在亚美尼亚土地上悲惨死亡。7名被打死，5名冻死、4名受酷刑后死亡、3名心脏病发作死亡、2名被汽车辗死、1名被砍头、1名淹死、1名烧死、2名因枪弹受伤后没有得到所需医疗照顾而死亡、1名被医院里的医生杀死。剩

余的人失踪,很可能死亡因为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

60名老年阿塞拜疆人(60岁以上)被驱逐出亚美尼亚时死亡,其中包括20名妇女。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死亡是因酷刑、枪弹受伤,心脏病发作,拷打和冻疮所致。76岁的Gyulsum Aliev、73岁的Khanun Iskenderov、68岁的Mekhrali Aliev、67岁的Garib Bairamov和63岁的Leila Huseinova 被烧死。1名医生在医院里杀死68岁的Hasan Ellazov。最广泛的残暴行为发生在Gukar区,在该区22名阿塞拜疆人死亡,13名被烧死。在亚美尼亚Kalinin、Goris、Stepanavan、Vardenis、Masis、Spitak、Ararat、Kirovakan、Ijevan、Krasnoselsk、Ekhegnadzor、Amasia、Kafan、Abovyan、Sevan和Noyemberian等区也发生危害阿塞拜疆人的罪行。

对阿塞拜疆住区的几乎所有攻击都得到亚美尼亚当局正式的同意,并由当地领导和负责人或当地执法机构成员指挥。

在强迫驱赶阿塞拜疆人的时候,证明阿塞拜疆人几百年来居住今天的亚美尼亚领土的历史性遗物要么被毁坏,要么被改装成亚美尼亚的东西。伊斯兰教崇拜场地和阿塞拜疆坟里的坟墓被亵渎;清真寺和坟墓被毁灭或打破后用作建筑材料。

为了抹杀阿塞拜疆人曾居住亚美尼亚的历史事实,改变了2千多个城市和村庄以前的阿塞拜疆名称;1935年和1973年期间改了465个村庄的名称,1991年4月改了97个村庄的名称。

细心策划的实际灭绝阿塞拜疆人运动的最后悲惨和弦已奏完了,阿塞拜疆人曾经是亚美尼亚共和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

在被亚美尼亚共和国军队所占领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土内
人权遭到严重侵犯的情况

任意处决和法外处决以及集体枪杀

Khojaly

对阿塞拜疆人民犯下的最为残暴的罪行之一是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

拉巴赫州的 Khojaly 镇残暴杀害数以百计手无寸铁的无辜居民,该地区是1992年2月25日至26日晚间被亚美尼亚部队占领的。没有能够逃离 Khojaly 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均遭亚美尼亚部队和雇佣军部队的毒手,几乎无一幸免。一名记者,Chingiz Mustafaev 说,死者之中“……2至15岁之间的儿童,以及老弱妇孺触目皆是,多数情况下都是近距离枪击头部,从被害者尸体的位置看来,这些人都是被残酷蓄意杀害,没有反抗或逃跑的迹象。有些人被带到一旁单独枪杀;许多人则是全家同时被害。某些尸体上有几处枪伤,但总有一处是在头部,表明了受伤的人都被杀死。有些儿童耳朵被割除。一名老年妇女左边面部皮肤被切开;男子则被削去头皮”。有些尸体显然遭到抢劫。2月28日,我们在两架军用直升机陪同下首次抵达枪杀现场时,我们从空中看见一个大约1公里宽的开阔地面,到处都是尸体……”(《Khojaly的最后一日》,Baku 阿塞拜疆出版社,1992年)

Khojaly 的一个居民,Djnan Orudjev,也提供了关于许多受害人的资料,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他的16岁的儿子被枪杀,23岁的女儿及其两名孪生子女和另一名18岁已怀孕的女儿被劫持为人质。Saria Talybova 是血淋淋的惨剧的见证人,他看到4个 Meskhet 土耳其人、(中亚难民)和3个阿塞拜疆人在一名亚美尼亚士兵的坟墓前被砍头。儿童在他们的父母面前受到酷刑和谋杀;两名身着本国军装的阿塞拜疆人双眼被螺丝起子挖出。这种有计划的消灭 Khojaly 人民的行为有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从该镇亡命逃生的和平居民在逃离该镇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士兵杀害。例如 Khojaly 的行政首长 Elman Mamedov 报告说,逃离 Khojaly 的一大群人民在Nakhichevanik 乡附近遭到轻重机枪和装甲运兵车的猛烈袭击。另一名 Khojaly 的居民, Sanubar Alekperova 说,她绝不会忘记在 Nakhichevanik 附近看到堆积如山的老弱妇孺的尸体,他们在该处受到袭击:大屠杀中,她的母亲和两名女儿 Sevinzh 和 Khidzhran 被杀害,她本人受伤。面对这种枪杀手无寸铁人民的行为,其中一些人逃到 Gyulably 乡,但亚美尼亚人在该处劫持了200名左右人民为人质。其中一人为 Dzhamil Mamedov,亚美尼亚人拔出了他的指甲,打他的双腿和头部,夺

走他的孙子,他的妻子和女儿不见踪影(《Khojaly的最后一日》,前引书)。

“我听说过许多关于战争的描述,听说过法西斯多么残忍,但亚美尼亚人更凶残,杀害5、6岁的儿童,杀害无辜的平民”,一名法国记者,Jean-Yves Junet 说,他来到 Khojaly 这个老弱妇孺遭到集体谋杀的现场(《Khojaly 的最后一日》,前引书)。

这名法国记者的俄罗斯同事,《消息报》记者 V. Belykh 报道说,他见到的尸体有的眼睛被挖出,耳朵被割,有的头皮被削或被砍头(《Khojaly 的最后一日》,前引书)。

亚美尼亚国防部医务处处长 Khandar Gadzhiev,由于职业的关系经常见到死亡和受苦,但他对于面前所见 Khojaly 受到的野蛮报复行为也感到惊恐:一个守卫员的小肠破肚而出,人们受到冻伤,一名儿童的腿被重机关枪炮火射断,一名女童的面部被刀割裂。市长 Leonid Kravets 报告说,“亲眼见到大约200具尸体”,他身边的一名当地警员“当见到4岁的儿子躺在尸体堆中,头部裂开,极悲伤地失去了理智”(《Khojaly 的最后一日》,前引书)。

设在莫斯科的一个人权团体 Memorial 对 Khojaly 市大量侵犯人权的行为报告说,逃离该市的民众:“遭到亚美尼亚人的伏击,和射杀。但其中一些仍然逃到了 Agdam; 另外一些,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确切数字难以估计)则迷失在山区而冻死;据逃到 Agdam 的人说,还有一些人在 Pirdzhamal 和 Nakhichevanik 两地被囚禁。Khojaly 一些已被交换的居民作证说,某些被囚禁者遭枪杀。四天之内约有200具尸体被运到 Agdam。许多尸体有被褻渎的痕迹。Agdam 一个医院列车上的医生注意到不止4具尸体被削去头皮,1具被砍头。在 Agdam 共计对181具尸体进行了法医检验(130具是男性,51具是女性,包括13名儿童):检验结果是其中151人死于枪伤,20人死于弹片伤,10人死于重物袭击…… Agdam 医院列车上的记录几乎包括 Khojaly 的所有受伤的居民或保卫者,其中有598个受伤或冻伤的案例(冻伤者占大多数)和一个活着被削头皮的案例”(“难以辩解的惨剧:莫斯科的一个人权团体

Memorial 就1992年2月25日/26日夜间武装部队占领 Khojaly 时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作出的报道”，《自由报》，1992年6月12日）。

个人的证词

1994年4月18日，Binnat Akhmedov，Kelbjar 区 Bashlybely 乡的一个居民，看见3名亚美尼亚士兵在近距离枪杀了10个没有武装的平民，并使另外14人受伤。

1993年8月17日，亚美尼亚士兵在他们包围的 Fizuli 区 Gajar 乡枪杀了25个平民。

1993年10月23日，在 Fizuli 区 Gajar 被亚美尼亚部队劫持为人质的 Rafik Guliev 在释放后作证说，他亲眼见到亚美尼亚士兵枪杀了30个平民。

从亚美尼亚士兵手中被释放的 Arzu Amralieva 报告说，1993年4月18日，有19人当场被射杀，另外30人，其中有他的亲戚，被劫持为人质。

一名57岁的男子，Hasan Hasanov 报告说，1993年10月23日，Goradiz 区被拘留的40个手无寸铁的人之中有26个被杀。

一名61岁的男子，Budag Alyshanov 见到一个名叫 Arkady 的亚美尼亚人残酷谋杀了5名从事重劳动的阿塞拜疆人。

Vladimir Shevelev (1926年生)，1994年6月22日被劫持，1994年9月10日从 Erevan 被释放，他说，亚美尼亚士兵射杀了他的母亲、姐妹和一个有病卧床的兄弟。依照他的证词，几个月之后，他才能埋葬他的亲属，他们的尸骨，他的姐妹身手异处。他还说，许多妇女和儿童的尸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内人质和囚犯遭受的不人道待遇

亚美尼亚士兵还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之外的占领地区犯下罪行：他们大规模恐怖行为的受害人包括阿塞拜疆的 Lachin、Kelbajar、Agdam、Fizuli、Djebail、Zangelan 和 Kubatly 等区成千上万的居民。

1993年3月31日,亚美尼亚军队占领 Kelbajar 的时候,一名29岁的女子 Samaya Kerimova 和她2岁的女儿 Nurlan Kerimova 被劫持。Samaya 无法忍受她和她的孩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的屈辱而两次割腕,最终吞咽毒药自杀。Nurlan 以150万卢布从亚美尼亚人手中赎回,但由于头部受伤,被拘留了4个月的这个孩子如今已双目失明。

一名1岁的男孩, Babek Ilyasov 由于炮弹爆炸使得眼睑和眼球受到严重伤害,但在被拘禁期间没有受到任何医疗。他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协助下被释放。医生们认为已没有希望挽回这个孩子的眼睛。

1993年3月31日,Takhir Guliev ,1956年生,居住在 Kelbajar区的 Kilsrli 乡,和他的妻子、3岁的孩子和其他近亲一同被劫持。他们逃难时乘坐的车辆被亚美尼亚士兵在近距离射击,造成数人死亡: Islam Guliev(1978年生)、 Ilkhama Gulieva (1983年生)、Talekh Mamedov (1985年生)、Aslan Mirzoev 和他的女儿 Afetin ,另一些乘客受到重伤,其中有 Takhir Guliev 的妻子和女儿,和他妻子的80岁母亲。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协助下,Guliev 从亚美尼亚人手中被释放返回,他作证说,被亚美尼亚人捕获的阿塞拜疆人质和战犯遭到野蛮的殴打和侮辱,其中许多人无法忍受而死亡。当他向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代表抱怨这一点时,他在他的妻子女儿目睹下遭到严重殴打。

Mikhail Abutalybov ,1955年生,是 Kelbajar 区 Bozuly 乡的居民,他在1993年5月7日与数百名阿塞拜疆平民一同被劫持为人质。在被亚美尼亚人劫持期间,他遭受殴打且每天被迫从事强体力劳动。他证实亚美尼亚人劫持了几千名老弱妇孺人质。

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队包围阿塞拜疆的阿格达姆城期间,一辆载有 Aliev 家族六名成员--两个妇女(其一年老)、两个男子(其一年老)和两个儿童(年龄分别为8岁和3岁)--在驶出城时遭到射击。年老男子和8岁幼童当场被杀,其他乘客也都受伤,3岁的男童 Shovgi Khagani ogly Aliev 肩膀受伤。当亚美尼亚“医生”在

Hankendi 为他动手术时,把他左臂手肘以上的肱骨和肌肉切除了三分之一。幸亏有红十字委员会的帮助,那男孩和他受重伤的母亲及祖母反回了家园。在巴库经过医疗检查后,医生得到结论认为,把3岁孩童的骨头切除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他所受的伤并不需要那样的治疗。进行切除是为了移植的目的,并非不可能。

从阿格达姆的精神病院逮捕七个患严重病疾的病人,是亚美尼亚军人所犯罪行的一个明显例子。其中三人被拘一年后获释,但其余三人至今仍被亚美尼亚拘禁。另一人由于不断受刑而死亡。

一个受枪伤的16岁女孩, Ofelya Gulieva, 被虏为人质18个月以上。由于缺乏即时医疗帮助,她的伤口已溃烂。1994年6月3日,当一名帮亚美尼亚人看管的卫兵用小型冲锋枪向她射击时,她的胃和右手又受伤。这导致她的两个手指被切除。直到1994年7月28日以她来交换一名亚美尼亚战俘时,她才获释。

Murvat Agaev 住在 Fizuli 地区 Khyurdmakhmudly 村的男子,他和他儿子 Yashar 一起被虏为人质,他儿子在他眼前被杀。他自己受到毒打,耳朵被割掉。后来他的双手被人用铁丝捆绑,他被吊在一棵树下,脚下生着火,他的脚被火烧伤。

住在 Fizuli 地区 Korzylly 村的一个83岁的老妇 Tamasha Geidav gyzy Mukhieva 也受到这种梦魇式的待遇,她被交换之后三天就死了。她的47岁的残疾儿子 Vagif Gutais ogly Nukhiev 在被虏期间也因伤而死。

Fizuli 地区 Gorgan 村居民 Rafik Guliev 1993年10月23日被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队虏为人质,他获释后作证说,他亲眼见到亚美尼亚士兵射杀了30个平民,其他人质也遭到残酷的身心刑罚,包括在胸部烙印、用烫铁条毒打以及用烧红的煤块塞进他们嘴里。儿童被用来从事重劳动。

住在 Gubatly 地区 Chaitumas 村的 Sharif Yusifov, 1925年生,是一级残疾人,他于1993年8月30日被虏为人质,那里在亚美尼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占领该地区期间。他于1993年12月8日获释后,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协助下,他作证指出亚美尼亚士兵在一个绰号“Mavo”的营指挥官率领下,射杀了他90岁的兄长,和住在附近的两个

妇女,甚至不让他埋葬他的兄长。在 Yusifov 被逮捕那一天,那个营指挥官还拔掉他12颗金牙。在他被拘期间,他不断遭受殴打,被喂食黑面包和水,红十字委员会提供的药品和衣服被亚美尼亚士兵没收。他还说,在人质当中有一个精神病患 Nazim Radzhabov; 他一再遭受毒打和酷刑。9月14日,有11个阿塞拜疆士兵被带到 Shusha 的那间 Yusifov 被囚禁的监狱;他们被毒打和被放狗咬。其中一个士兵后来伤重而死。Yusifor 也见到有人因饥寒而死。他证实亚美尼亚人拘禁了成千的阿塞拜疆妇女、儿童和老人作为人质。

阿塞拜疆人民亲身经历了亚美尼亚凶残的侵略手段,侵略阿塞拜疆人民的这场战争的悲惨受害者名单远非上述事件所能概括。

在亚美尼亚部队的一次定期攻击期间,23岁的 Abdulazim Mamedov 左腿受伤,在 Kirkidzhan in Azerbaijani 村被亚美尼亚人俘虏。他受到枪伤,子弹穿过他左小腿软组织,他也受到多重弹片损伤。Abdulazim Mamedov 报导说,经过一小时的审问后,他和一起被俘的国家军队的8个其他士兵被人用橡皮棍抽打头部、背部和手臂,然后他们的颈部被注射不知名药剂,他们被掉入监狱中。从那时开始,Abdulazim Mamedov 每天都被人拖到院子里用橡皮棍全身殴打,士兵用皮靴鞋跟踩他的头。有一次,他的伤口裂开,额头沾血。新年时,气温在零下,他在牢房里被淋冷水;狱卒时常放狗咬他,在他身上留下许多咬痕,抓痕和伤痕。他们几乎不给他食物,但每天在他颈部注射不明药物,造成他忽然失去知觉。Abdulazim Mamedov 说,他被俘前体重70公斤,获释后体重55公斤。

同 Abdulazim Mamedov 一起被俘的 Farkhad Rakhman ogly Atakishiev, 21岁。他被杀害,1992年1月25日他的尸体被扔进 Abdulazim Mamedov 的牢房里,他们两人曾一起在那间牢房关了几天。法医检查 Atakishiev 的尸体,在报告内指出下列伤处:

(a) 颞骨压裂,前臂和腿骨有愈合的裂痕,两颊所有牙齿被暴力拔除,头部身体和四肢有61处瘀伤;(b) 一处刺伤造成胃部穿孔,内部器官受伤,背部和颈部有八个

伤点(注射的结果),和左手受伤;(c) 穿过大腿的两处枪伤。(a)项所列伤处里,遭重器击打。手和前臂受伤可能是被狗咬的。(b)项所列伤处是遭刺伤的,(c)项所列伤处是枪弹造成。

Alimsha Gasanov,1974年生,在阿塞拜疆国家陆军中服役,居住在 Khachmaz 区,1994年3月8日在 Fizuli 区受伤被俘。他于获释后作证说,战俘受到不人道待遇,挨打和被迫从事过度劳动。

Emin Babaev,1968年生,在阿塞拜疆国家陆军中服役,居住在巴库城。1993年8月23日在 Fizuli 区被俘,获释后供说,他与其他平民乘坐的车辆遭受坐在坦克车内的亚美尼亚人射击。Babaev 和其他两名军人未遇害,但其中一个严重烧伤,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援助,其后死去。Babaev 还供出阿塞拜疆战俘被亚美尼亚人囚禁期间,经常挨打,被迫从事过度劳动,而且甚至常常不给食物和水。他证实亚美尼亚共和国军队劫持了数以千计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作为人质。

Zaur Rzaev,1975年生,在阿塞拜疆国家陆军中服役,居住在 Saatly 区 Alisoltanly 村。1994年4月28日负伤,同其他两名军人一起被俘。Rzaev 获释后供说,其中一名被俘军人为亚美尼亚兵士所射杀。Rzaev 供出阿塞拜疆战俘受到不人道待遇,经常挨打和被迫从事过度劳动,他还说,他看到数以千计阿塞拜疆人被亚美尼亚人囚禁作为人质。

Faik Mamedov,1971年生,在阿塞拜疆国家陆军中服役,居住在巴库城,于1992年9月6日被俘。他获释后供说,他在受伤后受严刑毒打,1993年11月20日,他侥幸逃脱。他作证说,亚美尼亚部队占领 Agdam 区后,把它完全烧毁,他双亲葬身的墓地也被破坏。在被亚美尼亚人拘留期间,他看到数以千计的人质和战俘处于教人无法忍受的情况。

Famil Aliev,1974年生,在阿塞拜疆国家陆军中服役,居住在巴库城,于1994年1月3日在 Agdam 区被俘。他获释后供说,在他被囚禁期间,亚美尼亚人用香烟炙烧他的身体。Aliev 还目击阿塞拜疆战俘被枪决,他证实亚美尼亚人所拘留的数以千计

妇女、老人和孩童会被迫从事过度劳动、受到酷刑和虐待。

Amil Akhmedov, 1973年生, 在国家陆军中服役, 居住在 Beilagan 区 Ashigly 村, 于1993年9月23日被俘。他获释后供说每天都受到酷刑毒打。他还作证说, Fizuli 区居民 Vagif 在他面前被活活打死。Imishly 区居民 Valekh Aliev 不堪受辱引爆手榴弹自杀。

Anar Mamedov, 1973年生, 在国家陆军中服役, 1993年9月23日, 和其他10名军人一起被俘。他获释后供说, 他在被亚美尼亚人囚禁期间, 每天挨打四、五次。他还证实 Fizuli 区居民 Vagif 被活活打死, 以及 Imishly 区居民 Valekh Aliev 自杀的报告, 并且说有五名年纪大的人也被殴打致死。

Afin Yakhyaev, 1968年生, 在国家陆军中服役, 居住在 Ujar 区。他获释后供说, 他和其他三名军人于1994年4月25日在 Agdam 区被俘, 每天受到盘问和殴打。Yakhyaev 作证说, 许多战俘不堪受辱纷纷自杀。他还证实数以千计阿塞拜疆人被关在亚美尼亚刑堂中作为人质。

Magomed Dashdamirov 是 Tovuz 区居民, 他说他儿子 Novruz Dashdamirov 1975年生, 在国家陆军中服役, 在亚美尼亚军队占领阿塞拜疆 Fizuli 区期间, 于1993年8月被俘, 这名父亲说, 他的儿子在囚禁期间受到酷刑毒打。虽然 N. Dashdamirov 成功地逃出亚美尼亚人的囚禁, 由于在拘留时所受的凌辱, 终于一病不起, 目前垂危。

Rasat Akhmedov 于1994年3月7日在 Said-Akhmedli 村附近发生战斗期间被亚美尼亚共和国军队所俘。他及其他战俘挨受铁铲和短棒毒打。他说1994年9月15日战俘 Zeinal Makhmudov 被毒打致死。R. Akhmedov 本人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代表的协助下于1994年10月16日获释。

K. Gadzhiev 居住在 Tovuz 区, 他说他儿子 Elfag Gadzhiev 在国家陆军中服役, 于1993年6月12日在同进攻阿塞拜疆 Agdam 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军队作战时被俘。他在被亚美尼亚人囚禁期间, 因受不人道待遇、酷刑和凌辱, 身体严重受损。经

红十字会调解获释后,他的健康现已严重恶化。他还证实在亚美尼亚共和国军队占领下的阿塞拜疆人市镇 Shusha 的监狱中有数以百计的阿塞拜疆妇女、老人和孩童被作为人质关押。

将阿塞拜疆人质和战俘拘留在亚美尼亚领土内

亚美尼亚政府为了蒙蔽国际社会关于它对阿塞拜疆的侵略意图而诉诸了各式各样的伎俩,将其对一个独立国家领土的主张说成是卡拉巴赫境内亚美尼亚人的斗争。在这同时,阿塞拜疆战俘和人质被拘留在亚美尼亚领土内以及对他们的大量谋杀和暴行,则证明这是一个谎言。

根据阿塞拜疆共和国处理战俘、人质和失踪公民事务的国务委员会议所提供的资料,以及被亚美尼亚俘虏后返回的人的证词,阿塞拜疆的战俘和人质目前被拘留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土内的以下地点: Erebun 县的宪兵总部第10724号、女子监狱、一所医院; 埃里温市的一个化学工厂; Soretashen 军事基地; Ejmiatsin; Goris 的监狱和医院; Spitak 的第8号监狱、县内部事务办事处、位于 Dadamyán 第19片306块的屋子和水泥厂; Noyembryan; Mergi; Leninakan; Kirovakan; Sisian 的宪兵总部; Ararat; Abovyan; Bicechakhan 住区; Scpain 区域以及在亚美尼亚的其他区域。

对拘留在亚美尼亚领土内的平民进行暴力和酷刑

有大量情报资料表明对无抵抗的平民战争受害者进行了不人道的待遇和暴力,证明亚美尼亚共和国公然蔑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准则。亚美尼亚的民事和军事当局的代表对被拘留的阿塞拜疆人进行了身体的伤害、谋杀、酷刑、体罚、残害、不是基于医疗需要的医学和科学试验,以及其他公然的暴力,不仅违反了众所周知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也违反了基本的人类道德要求。

Kamil Veliev, 1936年生,住 Zangelan 县 Bakharly 村。他于1993年8月当亚美尼亚军队占领阿塞拜疆的 Zangelan 县时被掳为人质,拘留在亚美尼亚领土内,后经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调解而于1993年11月14日获得释放。他在被拘留期内遭受到有计划的酷刑,使其听力受到伤害。

1993年8月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武装部队攻取了阿塞拜疆的Gubatly县,当时其Garakishilyar村的一个居民、生于1930年的Farkhad Yusifov被掳为人质。他从1973年以来就患了糖尿病。他在被亚美尼亚人拘留期间,关在Goris镇(亚美尼亚)的监狱内,没有获得对其病情所需的最低照顾,后来他被转移到Kafan镇(亚美尼亚)的一所监狱内。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努力,他于1993年11月14日被释,从埃里温市(亚美尼亚)返回阿塞拜疆。

另外一名于1993年8月在亚美尼亚兵士占领阿塞拜疆的Gubadly县时被掳为人质的和平居民是60岁的Islamgadzhiev。他后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协助于1993年11月14日从埃里温返回阿塞拜疆。F. Yusifov是与他在被掳为人质时共同患难的人,根据前者的陈述,后者遭受到亚美尼亚人的无情的酷刑。他被强迫舔肮脏的地板,连续几小时挺直站立,头部被用力向墙撞击,以至于发疯。这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被推倒在地上,腹部被踢直到失去知觉,并使他的肾脏受伤。

Khamza Guliev, 1913年生,住Gubadly县Milanly村。他于1993年8月30日当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占领该县时被掳为人质,后于1993年10月18日被释放。他先被拘留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境内,然后转移到亚美尼亚境内的Kafan镇。他作证说,人质遭受到不人道的待遇、酷刑和虐待,以及妇女受到侵袭。

15岁的Nazaket Mamedova是阿塞拜疆Shusha镇的一个居民,她和她的父亲一起于1993年5月8日当亚美尼亚士兵占领该镇时被掳为人质,成为亚美尼亚人战俘,经历了难以形容的痛苦。他们先是被拘留在Hankendi镇,后被拘留在亚美尼亚境内。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位父亲在他女儿亲眼看见下遭受到各式各样的污辱和虐待。他受到殴打,污辱,耳朵被割掉,身体受到烧红的铁烫伤,使他终身残废。经过这些遭遇他才被释放。然而,他的女儿被拘留作为人质直到1993年4月4日,无止无竟的恐吓和威胁已使这个女孩的母亲发疯;最后,在付出了400万卢布的赎金后这个女孩才被放

回。

对亚美尼亚境内战俘进行的非法行为

战俘以及人质均属于国际人道主义法所保护的人的类别,这些法律规定不得对他们采取报复和必须适当保障他们安全,禁止采取“精细的”暴力方式则更不用说了。从大量不人道对待阿塞拜疆战俘、其残忍非人所能理解的明目张胆例子,就可以看出亚美尼亚共和国遵守多少这些规定。少有战俘生还,而回来的生还者终身残废。

少数生还并返回家园的战俘之一是Mail Mamedov,他生于1971年,从阿塞拜疆的盖奥克哈伊区Khalikly村应征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军队服役。1992年10月4日,他在Hankendi镇附近被俘,先拘留在卡拉巴赫,然后转移到亚美尼亚。根据他的医疗记录的简要摘录,他受到有计划的荣辱和铁锤和轻机枪的毒打,结果,他的左腿以及左前臂的骨头和肩膀的骨头断折。1992年10月7日,把一块烧红的金属十字架烫在他的胸膛上。1993年2月,强行对他静脉注射某种产生过敏征兆的液体。1993年5月9日,他因交换一名亚美尼亚俘虏而获得释放。

Ayaz Guseinov生于1973年,在Surakhan区长,也受到虐待;他在国家军队当过兵,1993年4月1日在阿塞拜疆的Kelbajar区被俘虏,当初拘留在卡拉巴赫,后来拘留在Kiravakan镇(亚美尼亚)附近的一个营地。1993年9月3日,他的亲属为他偿付了700万卢布的赎金。

多数的阿塞拜疆战俘死于非命或由于监狱蓄意造成的不可忍受的条件而惨死。

Magerram Makhyaddinov生于1972年,在应召于国民军队服役之前住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的Gakh镇。他在Zangelan区被俘虏,拘留在亚美尼亚境内,在那里每天受到Kafan镇警察局副局长Gazmanov中校的毒打;由于毒打,他失去理智,后来因内部大出血死去。

Bayram Aliev生于1973年,是Evilak民区在国民军队服役的一名士兵。他在

1993年10月获释后报告,当他在1992年12月亚美尼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占领阿塞拜疆 Zangelan区期间被俘,他和他的同胞当初被拘留在亚美尼亚共和国Kafan镇警察局内,后来转移到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他证实阿塞拜疆战俘受到虐待和荣辱、被迫吃泥,惨遭毒打、外露的伤口遭到点燃的香烟的拨弄以及被剥夺人的尊严。对于伤者没有给予基本的医疗照顾。很多俘虏死于虐待。据Bayram Aliev说, Magerram Makhyaddinov因向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投诉条件不可忍受和战俘受到不人道待遇而被毒打致死。Aliev又证实,数百名阿塞拜疆公民在亚美尼亚被扣留作人质和受到残暴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生于1973年的Ilgar Gamzaev也在亚美尼亚被杀。他是国民军队的一名士兵,被Balasanyan家族劫持为人质,企图以他交换据报在阿塞拜疆境内作战行动中失踪的R. Balasanyan。

Ilkham Nasirov在身上三处受伤后被俘虏。他生于1973年,在服役于国民军队之前住在巴库;当初他被拘留在Hankandi镇,后来转移到埃里温,被安置在那里的Arakelyan家族,因为这个家族希望用他交换他们,据报在阿塞拜疆境内作战中失踪的儿子Shagen。据监禁后回到家的F. Yusifov说,Nasirov被他的“东道主”饿得营养不良并住入亚美尼亚共和国国家全部第10号医院。根据1993年11月24日该医院院长S. Arakelyan通过红十字委员会转交的06/134号信,Nasirov在1993年11月23日死于埃里温的军事医院(第88865号),诊断结论为食物性营养不良和急性极度瘦弱。

1993年8月,一些亚美尼亚警察开车把Vikil Ogly Zakir送到格鲁吉亚Marneuli区Kirovka村的郊外,把他丢在那里。他没有恢复知觉,不久之后死在阿塞拜疆共和国的Gazakh镇的地区医院。检查发现他的死亡是因饥饿和所受的伤势造成。医生发现他全身布满香烟烫伤的烙印和各种伤痕,他的右手和左脚的指甲被拔掉,体内器官受伤。

1994年5月,一名叫Tofik在Lerik区长大的战俘被虐待致死;Rasim Mamedov由于在亚美尼亚国家全部(以前的克格勃)的一个拘留中心受到毒打而失去理智。

Famil Rzakhanov被亚美尼亚宪兵拘留后,获释时情况极为严重。

1994年2月16日,亚美尼亚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处宣布一些阿塞拜疆战俘被枪杀,强调“他们是企图逃跑时被杀”。幸得红十字委员会的努力,1994年3月3日作出安排,把10名阿塞拜疆俘虏的尸体从亚美尼亚运到阿塞拜疆,其中两个人分别在1993年6月28日和1993年11月13日死亡,8人在1994年1月29日被杀。一个附属法医专家和病理解剖科学协会于阿塞拜疆公共卫生部委员会进行的法医检验结果彻底反驳了亚美尼亚外交部关于10名阿塞拜疆战俘在企图逃跑时被杀的声明,并证实R. Agaev、E. G. Akhmedov、E. S. Mamedov、F. G. Kuliev和E. M. Akhmedov死前受到残暴的虐待和毒打,头部中枪被杀;B. A. Giasov是从近距离对准被枪杀。R. R. Agaev、E. S. Mamedov和E. M. Akhmedov的耳朵被割掉。R. R. Agaev的体内器官-他的心脏、肝脏和脾脏失去,表明这些器官被用作移植。I. S. Nasirov尸体的检验证明有极度虚弱的明显迹象,表明长期饥饿。F. G. Guseinov的尸体有大量外部伤痕,表明人身虐待。

阿塞拜疆专家的法医结论得到了苏格兰教授德里克·庞德尔进行的另一次尸体检验结果作出的结论所证实,这些结论列入1994年4月13日的一份文件;德里克·庞德尔教授是一名著名科学家,为美国医学协会、国际法律医学和社会医学学会执行委员会和英国“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成员。

有时为了使阿塞拜疆战俘所受的惩罚披上合法的外衣,亚美尼亚即在宣传烟幕背后举行一些装模做样的的审判,但掩盖不了这种滑稽可笑的情况,即违反国际标准,被告没有得到及格的律师辩护,事实上因忠实执行他们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职责而被控诉。举例说,在埃里温举行的一次这种假审判中,2名阿塞拜疆战俘被判死刑、3名被判15年徒刑,另外3名被判12年徒刑。这就是披上“法律与正义追随者”外衣的亚美尼亚赤裸裸的军事化政府机构如何处理战争受害者。
